





二西園文集卷之九

汧陽陳文燭長平郡振縣西叔著

記

五嶽山房記



沔蓋古雲夢澤云江漢之水合流繞郭非司馬  
長卿所稱罷池陂陀下屬江河者哉故境內無  
山而余世家江北古城竹塢人稱山林云家按  
察公移居郭內于復中坊構書屋數楹前致奇  
石者五中高而秀者象太室東一象日觀峰西



一象蓮花峰南一象响嶺峰北一象太行之碧  
玉皆大人題品東吳陳方伯子兼書五嶽山房  
扁焉四明豐吏部人季南海黎秘書惟敬吳興  
徐按察子與賦詩歌投贈又舍人梁思伯廷評  
梁彥國俱在羅浮各繪爲圖西蜀甘憲副征甫  
掛冠東岱貽真形一圖四壁蒼翠泠泠有聲鳴  
乎奇矣昔向長有名山之興自言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思畢婚嫁便遊五嶽宗炳棲丘飲谷徵  
辟不就經游勝處悉圖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  
欲衆山皆響今吾廬面奇石又多海內名筆乃  
大人詠歌其間庶幾宗少文所稱卧游哉若向  
子平之願則不穀又何讓焉遂操筆而爲之記

日休堂記

泰和王君尚涵自童子時稱少俊王公大人引  
以爲奇皆曰唐家王子安復生也弱冠舉鄉試  
第一仕司華亭教漸擢大理寺寺正奉  
上命恤刑雲貴多所平反未幾有左官之命憐  
才者思究厥用而君病䟽以歸且曰適莽蒼者



投足坎壈榜人艤舟臨流失揖文可走遐逝而  
渡江海乎吾茲休矣鵬鷁之飛九萬榆枋椿菌  
之生千年一夕同適于大造耳吾茲休矣陳生  
曰吾觀都門日暮有側肩爭趨者鍾鳴漏盡有  
衣繡夜行者君何休焉王君曰狗財死權衆庶  
馮生竊病其勞也吾舊以日休名吾堂今歸矣  
子爲我記之陳生曰我聞作德心逸而後休也  
然稽古人之德莫先於易夫人於進退存亡之

奈何心戰莫定也而易言之大備其象與辭  
其變與占可觀而玩也行健配天安貞應地自  
天地不齊之邇一無與於吾心此非怵迫之走  
并介之人所能曉者君讀易取高第卽前談說  
余率有味乎其言所願假年學易永茲休也或  
出或處焉往而不自得哉王君曰諾書作堂記

近淮書院記

近淮書院者總督董先生所創也先生家世楚  
自黃陂徙信陽州舉嘉靖辛丑進士官都御史  
云往家食時讀書郡城北買田一區庶表若干



投足坎壈榜人艤舟臨流失揖文可走遐迩而  
渡江海乎吾茲休矣鵬鷁之飛九萬榆枋椿菌  
之生千年一夕同適于大造耳吾茲休矣陳生  
曰吾觀都門日暮有側肩爭趨者鍾鳴漏盡有  
衣繡夜行者君何休焉王君曰狗財死權衆庶  
馮生竊病其勞也吾舊以日休名吾堂今歸矣  
子爲我記之陳生曰我聞作德心逸而後休也  
然稽古人之德莫先於易夫人於進退存亡之

奈何心戰莫定也而易言之大備其象與辭

其變與占可觀而玩也行健配天安貞應地卽  
天地不齊之過一無與於吾心此非怵迫之走  
并介之人所能曉者君讀易取高第卽前談說  
余率有味乎其言所願假年學易永茲休也或  
出或處焉往而不自得哉王君曰諾書作堂記

近淮書院記

近淮書院者總督董先生所創也先生家世楚  
自黃陂徙信陽州舉嘉靖辛丑進士官都御史  
云往家食時讀書郡城北買田一區庶裘若干



葺舍數椽諸峰羅列曲抱漸水北繞淮河淮河  
者禹自桐栢所導也先生取正蘊明道之語扁  
其堂曰思道左種竹萬竿軒曰環翠右虛心右  
近長湖可舟亭曰背郭曰耕雲曰釣月曰先春  
又隙地可射亭曰觀德旁多蔬畦花園過者望  
楓樹知其中偉人云先生有子國儒知續父書  
藏經畧稿及古今諸籍會余長安道之且曰子  
楚人也爲通家交盍記之嗟乎世所稱名園臺  
池亭榭多頽落消歇有百餘其思者皆以人而  
重始先生令邯鄲余過邯鄲邯鄲人爲余言多  
古循吏事得祠而祀之後巡撫延綏虜入寇先  
生親冒矢石破虜於魚河時家大人官職方每  
言董公者屹然長城也及讀御史時寬海禁等  
疏晁賈所陳貴粟積貯此何讓焉昔公家仲舒  
常漢建元元封之際奉對天人剖中時務乃相  
江都徙膠東未究其用先生遭逢  
聖主勲名在疆場得優游歌詠視昔人有良遇  
異日者考先生里居顧瞻茲地茲地不朽哉院



外多水田先生力于耕無逸豳風周召所謀國者其歸曰明農是先生之用心與院南爲子貢性道學院西則大復何先生讀書庄皆足繫高山仰止之思者敢叙述而爲之記

劉文安像記

余讀劉文安公祭哀錄乃嗣君司農氏承恩所梓凡

朝廷賜典與海內學士所贊述備焉慨然想見其爲人後司農君出公之像而命記於燭又恍然如對公云公諱龍字舜卿別號紫巖其勳業不可殫述余觀其

武宗時逆瑾用事士靡靡趨之公在翰林大忤瑾竟至左遷瑾誅而後復其官

世宗繼統新貴人議禮

太后欲廟謁公佐秩宗執

祖訓不可凡三上始報罷又南都武臣席寵怙

侈公掌留兵悉裁以法魏國永康撫寧諸臣肅

然憚公時宣大有警公條陳便宜六事成見施



行後公里居虜騎薄城土人勸公引避公曰我  
不可去父母之邦耳指授方略虜稍稍夜却凡  
此皆事機之變耳公應之雍裕權貴患難屹然  
莫奪斯凜凜社稷臣矣乃若高文典冊關中呂  
仲木比之歐陽永叔真確論云余惟像者想也  
因其思而遺焉者也行業如公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况邁其遺容不有聖之儼然卽之溫  
然者乎及讀公上

孝宗皇帝書

孝宗大奇之賜第一甲其言禮樂詳矣於漢叔  
孫通諸葛亮薄不爲也今觀公樹立允信是先  
資之言如券又何厲也昔人稱位冠羣臣聲施  
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爭烈者公其人與公其人  
與

游太和山記

昔漢司馬遷謂自古帝王蓋封禪云後世功不  
至矣德不洽矣日不暇給矣且三代咸起河洛  
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如其方



明興起南服

文皇帝賜太和爲太嶽

肅皇帝又起郢上賜曰玄嶽建顯號施尊名  
大明之德煇涌原泉未有過于茲山者余感焉  
作游太和記

隆慶四年庚午六月余由大理寺正奉公其人  
命出守淮安歸省家按察公道經襄陽望太和  
在步武間憶大父承德公嘉靖初年登之承德  
公身長玉立聲如洪鐘聞數十里游者目撫公  
曰偉丈夫哉不穀兒時大父津津道焉歲丙申  
三月按察公再登禱絕頂得奇夢四月八日甫  
歸而不穀生小字武當人以為異云不穀稍長  
有意乎萬里之游嘗嘆曰名山在天壤間可少  
吾杖履哉而太和託始矣是月六日由襄陽至  
穀城明日至界山是夕大雨晨起復晴望諸峰  
崗巒如沐千鳥競翼百猿接臂過遇真宮諸黃  
冠走謁其鳳凰峰鴉鵲嶺迴繞奇特溪水隨之  
松杉夾道以萬計謂之遇真者非其真武遇真



人得道處耶行少許過治世玄嶽坊走太子坡  
謁老君殿時方午就玉虛宮宿焉登望僊櫻尋  
雪洞聖水池謂之玉虛者非以真武爲玉虛師  
相耶東廡有張三丰道人像氣狀與神聖無異  
文皇帝所賜真人誥就月下誦之月明如晝湛  
露濕衣越九日由玉虛憩龍泉觀度橋們巖時  
有道人多坐樹間聞談經聲又風送鐘磬不絕  
暮抵紫霄宮宿焉前爲福地巖後爲煉丹巖有  
七星三清諸虛謂之紫霄者非以凌霄漢騰紫  
氣耶明日游禹跡池徘徊臨清萬松亭其水月  
雙清又明日酌上善泉甘異諸水有垂白一道  
人李者問按察公起居出向來贈詩墨猶新也  
詩云已入無生境仍逢不老僊形棲翠微上神  
想大初前丹鼎君初就紅塵我尚牽何時婚嫁  
畢來此問真筌和歌而別重余徘徊云十二月  
由紫霄經烏鵲黑虎廟過榔梅祠其地益高峻  
令人心骨俱寒又入清微觀皆懸鐵索攀石欄  
以躋者少頃入大門謁玄帝次太和宮宿焉十



三日乃按察公壽再拜祝焉是日大晴立天柱  
絕頂星辰如斗欲墜不墜望白雲在下忽有雷  
聲中起其諸峰若玉筍若中笏若天馬若伏魔  
或見或隱最著者止香爐耳余遂就枕明日天  
稍陰辰刻始霽見湘河如一線云讀  
文皇帝御製碑求唐宋片碣無有現秦漢乎乃  
宮殿之盛若連閣梁思華道相屬云山太和至  
南巖宮宿焉石上有蒲圻廖公道南瀝陽董公  
承叙來游題字其詩剝落不存有捨身巖飛昇  
臺望之深萬丈不能久視有龍頭焚香處余若  
履平地十五日過虎耳巖中有高僧不二又呼  
爲佛子巖余未及至而此僧炊飯相待矣引余  
坐石榻耳語甚驩叩所從來多不答其言大都  
彼教中度一切苦厄照見五蘊皆空云耳巖頂  
有蓮花池水旱不乾余欲題詩巖間不二止之  
曰公何色相哉大笑別去日暮過滴水巖傍有  
大樹皆千年物其水中龍鱗欲作雲雨狀其樹  
聲若虎嘯令人恐恐速行就五龍宮宿焉道士



出真武玉像五蓋五色玉云其山爲青羊峰爲  
繫馬峰其水爲日池月池爲白龍潭爲萬虎澗  
一經日自然菴中有

文皇帝賜李素希衲衣余披卧一夕忘暑矣十  
六日飯迎恩宮投淨樂宮宿焉謂之淨樂者非  
以真武嘗爲是國太子耶自余山行十日經風  
雨陰晴乃千澗之聲在耳萬仞之形在目烏覩  
人世哉

陳子曰太和蟠踞八百里其七十二峰三十六  
巖二十四澗余莫能狀也讀

文皇帝御碑謂其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  
脊大哉土言可狀茲山乎至云大而無迹之謂  
聖妙不可測之謂神卽太和融結亦元氣之流  
行宇宙間耳何可名焉語曰荆山爲地雄果雄  
哉余爽然自失矣

### 尊經閣記

道晦而後有經之名經晦而後有尊之名伏羲  
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推三代之德采善  
惡以褒周室是謂六經聖如孔子雅言之假年  
學之竊取脩之信而好古豈無意于尊經哉孟  
子七篇願學孔氏而歸之反經時多異端離畔  
日甚撥亂而正之于經何如也漢承秦絕學之  
後除挾書之令集諸儒于白虎觀以講異同如  
何田孫期之于易轅固韓嬰之于詩伏生夏侯  
勝之于書高堂二戴之于禮丁恭賈逵之于春  
秋多其誦詁要不詭于聖人有宋諸儒復昌明  
之天有日月星地有江河云夫易長于變書長  
于政詩長于風禮長于行樂長于和春秋長于  
治人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孔子曰入其國其  
教可知也乃不達于陰陽不履于和平無以肅  
綱紀而辯是非則六經之教安在也卽日誦遺  
言與耳食何異斯邪慝之昌而不經甚矣淮安  
府學舊有藏書閣名曰尊經歲久頽廢文廟亦  
圯會

今上御極下風勵學宮之



詔余白于撫臺王公捐帑金脩之渙然更新詳  
在王公脩學記中博士及諸生以余時登閣上  
問記于余嗟乎六經燦然矣余懼其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故所談者先儒業言  
之亦尊所聞云耳語曰爾學不明不如歸耕願  
諸生恟懋之

### 招隱亭記

淮城西門外有西湖其垂楊煙水蓋勝槩云稍  
三里許地脉墳起鉢池山寺僧圓智募居士許  
隣結菴舍茶於上五游山人郭次甫往來東岱  
特居然後隱焦山不來余招之始來遂以真形  
圖一杖一衲一瓢一鋤一舫一懸焉參知潘公  
題曰隱菴後爲一亭儀制王敬美過淮訪次甫  
低徊留之不能去且曰庶幾遇小山八公之徒  
乎余扁曰招隱兩人促余記之嗟乎人生天地  
寄耳次甫寄身於隱余所聞由光誼至高次甫  
似之矣又足迹遍宇內名山大川奈何寄意於  
茲亭而托之乎余言哉余誠不知其懷之所繇



詔余白于撫臺王公捐帑金脩之渙然更新許  
在王公脩學記中博士及諸生以余時登閣上  
問記于余嗟乎六經燦然矣余懼其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故所談者先儒業言  
之亦尊所聞云耳語曰爾學不明不如歸耕願  
諸生恟懋之

### 招隱亭記

淮城西門外有西湖其垂楊煙水蓋勝槩云稍  
三里許地脉墳起鉢池山寺僧圓智募居士許  
噪結菴舍茶於上五游山人郭次甫往來東岱  
特居然後隱焦山不來余招之始來遂以真形  
圖一杖一衲一瓢一鋤一舸一懸馬叅知潘公  
題曰隱菴後爲一亭儀制王敬美過淮訪次甫  
低徊留之不能去且曰庶幾遇小山八公之徒  
乎余扁曰招隱兩人促余記之嗟乎人生天地  
寄耳次甫寄身於隱余所聞由光誼至高次甫  
似之矣又足迹遍宇內名山大川奈何寄意於  
茲亭而托之乎余言哉余誠不知其懷之所繇



興也書作亭記

竹在亭記

余蓋荊州人讀盛弘之記謂山中有竹大者數十圍小者四五圍下有奇石風生竹拂絕無塵穢聲如管簫聞數十里以爲寓言耳乃余家瀟湘在塢上又讀書蘇阡又爲園夏滌蓋多竹云比守淮陰郡齋有竹扁曰青玉時耳竹聲乃知盛生言不虛矣頃豫章王孫貞吉自謂其先公種之號竹隱十年幾絕一旦竹茂如昔德甫余先生題曰竹在亭皇甫子循吳明卿周公瑕魏季朗俱有作而屬記于不佞又走使數千里外嗟乎王子猷愛竹至不問主人今公家之亭又仁孝之所寄也公雅善詩翰遍交海內賢豪日詠歌亭中取盛生言誦之亦有當于心乎若其中虛而性直也節勁而枝茂也可以比德而况後必有能誦之者奈何有于余言哉奈何有于余言哉

建杜工部浣花草亭記



浣花草堂杜工部舊居也揚文忠公記之詳矣  
余入蜀游焉因嘆曰有唐至今赫赫盛哉何無  
以茅爲亭者乃安陸楊公芷番岷王公原相餘  
姚周公思克肥鄉張公思忠命經歷王忠創爲  
之而題曰乾坤一草亭俾當年所營茅屋千載  
如新也余坐其中見層軒所面卽百花潭水而  
幽澄入戶足消客愁者又鷗鷺飛鳥時相上下  
風月之夕則橙林翠竹作烏烏聲如垂老之別  
無家之嘆忠臣義士聞者淚不可禁亭外老樹  
飽歷霜雪其凌霄之狀若俯挺之之子而小之  
流落景光咸在亭中假令子美有知當驚二三  
公知己于百世之後矣嗟乎祿山之亂遠依嚴  
武在唐上元間公有大不得已者方其茅屋爲  
風所破嘆曰安得大廣廈更被天下寒真壯士  
哉可以許稷契矣後世奈何以詩人之雄槩子  
美哉王忠聞余太息就溪水滌硯請余記之俾  
脩亭者無忘誅茅之意云

重脩灤西草堂記



昔人謂杜子美夔州以後諸詩蓋最工云考先生自成都下瞿塘浮湘墾洛而寓于夔門其居三徙有灤東有東屯而灤西尤著地多平曠田可水稻先生出峽卽易其主而所手書券宋元間得而珍之後日荒圯萬曆改元夔州郭君斐訪遺址檄奉節令羅繡藻新祠事肖先生像太守能文章有記述而又請余碑焉余奉

天子璽書宣教化例得旌揚古今忠義之士徘徊祠下不覺泫然也憶先生獻賦時玄宗大奇之命宰相試其文拜左拾遺乃高自稱道先世以來多以文顯若薄楊雄枚皐不爲者其矜誕一時有祖審言之風會祿山亂輦轂入蜀避走三川肅宗立往救房瑄至不省錄嚴武節度劔南復依焉表爲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先生久于夔及茲堂之建其時有足悲者而史稱先生挺節不污所爲詩歌善陳時事千彙萬狀兼而有之忠君憂國每飯不忘當時韓愈氏高其文章光焰至長萬丈也真知言矣語曰生無一日



西園文集 卷之九 五  
歡死有萬世名先生之謂乎先生襄陽人與孟  
浩然友善襄陽舊有孟亭不存而峴山祠先生  
者亦荒今襄西更新比于同谷浣花可謂無關  
世教哉余爲迎送神曲使歌以祀其祠曰

昔飄零兮流寓嘆遷次兮朝暮側身來兮  
參差其舊路 右迎神曲

三年飽兮煙霧千載驚兮香炷尚轉蓬兮  
山靈其呵護 右送神曲

牛頭山工部草堂記

潼川蓋唐梓州境而牛頭山在郭門外杜工部  
嘗登其上所云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也  
叅知梁尚賢憲使王元德分鎮劔南捐金度木  
命刺史張輝南爲草堂于山顛余試士過焉刺  
史乞余記之嗟乎公遭祿山之變飄零于蜀或  
自綿而梓或自閬而梓坎壈之狀千載流涕而  
誦其詩者興忠君愛國之思卽公在梓州詩如  
土侯與蠖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廻向心  
地初子瞻嘆其以詩入道猶庖丁以牛入也輪



冊以輸入也蘇氏知公乎是公詩多于蜀而妙  
悟于梓公神其託茲山哉天壤俱敝可矣昔唐  
陳子昂梓州人公過射洪學堂撫遺跡而弔焉  
有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之詠若爲今日而  
言者則牛山數椽與金華並峙乃不穀之慨慕  
于公奚啻公于伯玉哉浣花瀼西余業有記而  
今又託乎片言其有私感與若謂能飽公殘膏  
賸馥而揚摧之則余豈敢

禮部尚書李公祠堂記

昭代正統間富順蓋有大宗伯學士李公云公  
有昭德集言家世自荆之公安范文正所稱祖  
宗積德始發于吾乃繼述在後人焉至于論文  
自六經外惟司馬遷哉卽欲謝朝華振夕秀無  
能出藩閥矣余莊誦而心折也公沒百餘年公  
曾孫水部公同家大人舉嘉靖庚戌進士余奉  
命督蜀學事玄孫太史公與余善乃言曰長春  
有今日自先宗伯公而公祠在南浦配公者公  
李子學正公也後附以中憲水部兩公必長子



孫及仕而賢者始入焉幸公言記之余按古祭法有二曰報功曰脩先李氏祀其先亦猶行古之道也余過富順低回祠下不能去昔三川之民披髮而野祭孔子傷之巴俗崇佛教列刹編于山谷無名家專祠者李氏有世德哉宗伯公倜儻能文章正統戊辰進士由吉士至侍讀在翰林三十年歷太常少卿至禮部尚書在南都又十年每以忠直受知列聖而忌公才者未及登相而罷諭祭有曰脩史秉筆削之公進講著啓沃之益夙夜寅清典禮罔忒蓋確論云學正公善詩弘治辛酉鄉薦其司濮州教典河南試有聲方內召而公逝矣中憲公剛毅人也嘉靖己丑進士御史時嘗論救大禮大獄諸臣仕秦以不合歸水部公長者河渠督木以能著偶論二千石僨事爲言者所持乘天變調公守趙州八月而歸趙人思而祠之三公善繼公昭穆蒸嘗無愧色矣今天子詔下學宮議祀典僉謂公品流可祀于社與滄州劉文簡公長寧周



文安公相爲鼎足顧易名尚缺典也漢章帝元和  
和中巡狩至沛使人祠桓譚于家明帝永平間  
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相國令子孫侍祠  
假令有司以公聞于上安知不賜謚與祠焉奕  
漢代哉祠有堂一厦樓三楹左右舍各一松檜  
脩竹以千計公諱本字立之號立菴學正公諱  
世昌字道亨中憲公諱鳳字鳴叔水部公諱方  
至字如川詳家譜中太史公網緲軒陛將大秩  
宗之業而急于脩先天天下稱誦周公爲其論歌  
文武遠太王王季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詩曰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李氏其昌乎又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可以風蜀矣遂不辭而爲之記

四川按察司分巡川北道題名記

余讀周禮古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天子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後世此令不行于方輿而其權寄  
之憲臣所謂陳詩觀風命市納賈以觀好惡咸  
得操握及讀國家憲令蓋最重按察司云國初  
御史不常遣其官邪民隱惟按察司專糾禁之



其後歲遣御史一人而按察司設分巡道其權  
與御史並蜀之東西南北各分一路出入會城  
省觀以時議者謂蜀山川盤紆有司簿書期會  
且夕難達而呻吟之民寃滯之獄與災沴之變  
兵革之擾非憲臣坐鎮之法禁奈何不敷潰也  
嘉靖壬辰柴公儒巡川以北始駐節于保寧其  
衙門在城東南隅越甲辰張公時聘以地稍卑  
濕就王府廢基而改創焉隆慶壬申秦公舜翰  
左右增舍規模弘遠萬曆乙亥滇南王公奉

璽書而來彰軌貞度詢于掌故勒諸君子姓  
屬不殺記其事嗟乎子產有言曰令名德之輿  
也德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  
令德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宣令  
德載令名而遠邇始安况蜀去轂下萬里而北  
路倚劍門尤稱重地憶昔唐宋時氣節如顏真  
卿文章如李義山政事如崔與之或分知諸路  
或號安撫使其權不及今按察十之一二而三  
先生之名赫赫天壤若與劍閣巴江同其高深



者故豈聲音笑貌可襲取于千載之後乎王公  
此舉彰往訓來意在不朽敢舉王先先生型公且  
告後之秉憲者若某也賢某也否指而議之茲  
石亦家鉄哉不穀無容喙矣王公名未賢字元  
德舉隆慶辛未進士詞翰風猷表著宇內與余  
善也  
遂寧令羅公生祠記  
羅公登嘉靖庚戌進士辛亥授遂寧知縣越癸  
丑天子重詩  
吏公褒然首舉遂民老稚無  
不泣下者曰奈何去吾父母乎輒家祀而人祝  
之丙辰公爲戶部主事奉命督滇賦蜀父老攀  
轅入遂留境上不能行曰何幸見吾父母乎遂  
于邑之北圖祠祀公隆慶癸酉公爲蜀左使辛  
未撫貴陽遂民省公趾錯于道縣令樊盛新公  
之祠請余文記之乙亥公撫蜀余謝曰公方在  
事何可頌焉丁丑公改官留都余再過遂士民  
申前請昔何武無赫赫之名而所去見思公有  
重名而去思若此乃操筆記之以風有位按遂



人部御史陳公講光祿卿黃公華二公皆長者  
言公在邑清靜寧一毫髮不取于民退坐水月  
閣中食枯魚衣布袍意澹如也乃片言折獄公  
庭寂然人稱神明暇則與學造士種種埒于古  
人余獨多公活人一事往牒無有也一日公視  
堂事有報黃連舖殺人者公躍馬視之三人卧  
地下喉有刀痕使人視之氣絕矣公親摸之微  
有溫氣移之獄中有罪人白瑜席華公而諭曰  
得活此人吾將汝釋兩人日夜視之至七日而  
其人蘇一月而其人坐公詢何事被殺及姓名  
寧死不言公竟釋去不知所往後遂人遇于峩  
眉山中擔水濟僧自號白水道人時時向佛前  
設小醮祝公無疆之壽嗚乎異矣古有秦越人  
見垣一方知五臟癥結公之起死者類之昔太  
史公作循吏傳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魯有公  
儀休大都皆廉平吏耳乃繼之石奢則因父殺  
人自刎死者繼之李離則過聽殺人伏劍死者  
兩公重民命寧殺其身奉法循理庶幾稱良哉



公于生者安焉死者活焉馬遷而在必列公于諸君子之林後世長民者日事敲朴爲漁奪計如狼牧羊無完畜也視公不愧而死乎公展采中外有奇勲及遂多善政余不論而論公好生之德有斐君子不可諠兮公之謂也祠何可已哉祠何可已哉公名瑤字國華別號野庭家洞庭湖上

漕儲道題名記

隆慶六年壬申

穆皇帝軫念國計復

二祖海運舊制而臨海王公宗沐始行海運又河道淤阻轉輸孔艱王公思變易而革也乃上書曰煩劇不能獨運而職守不容相干分理而專責之者漕臣是也且漕運有總兵督撫而復有叅將近日催儻之法已密而運糧官軍苦于羈轄其弊尤多牧羊者患人盜芻也立之監監立而羊益瘠矣乞勅該部革武臣添設漕務叅政一員帶銜山東駐劄淮安兼理廬鳳淮揚糧儲先皇帝嘉納以上海潘公允端領其職每



年春駐節瓜洲夏同總兵官督運到灣復歸于  
淮歲以爲常政令赫然耳目一新國家承平以  
來厯厯見耳語曰瑟更張而鼓無絕絃矣鑑刮  
磨而照無眩物矣不穀守淮竊嘆此還至而立  
有效者也甲戌去淮而海運罷丁丑冬膺茲  
簡命明年浮淮入京陛見今

皇帝賜酒飯勞焉月餘陛辭上賜如初領  
璽書以歸徘徊富穀堂問前道名碣無有也而  
潘公刻在瓜洲此何可少也夫藩臣分理漕事  
卽四百萬石一身也九州之半一心也而又值  
聖明革故鼎新之會余讀易卦而有感于革焉  
其曰巳日乃孚元亨利貞言革而當也  
先帝用撫臣言更置文武善通舊制乃三三大  
夫賢者也歲輸旣早民力不屈易稱文明以說  
大亨以正革言三就又何之矣革之終有曰君  
子豹變小人革而居貞而吉苟不守之以貞所  
革隨變悔無及也 勅諭所云廉謹自持盡心  
綜理有貞之義哉有貞之義哉不穀日兢兢焉



恐猶與牧羝者類也敢告諸君子以有孚之華亦不穀託姓名之幸與

集鳳臺記

京口三山蓋金焦北固云五游道人郭次甫隱焦山二十年余往守淮陰結招隱亭居之督學入蜀而次甫還山及督漕始訪次甫山間蕭然一室多高梧脩竹次甫就清陰壘石爲臺登臺舒嘯西望大江八千餘里長風落照明月青霞足稱賞心復構亭于臺上金陵邢學士伯羽題曰集鳳亭甫成而余至次甫曰昔焦孝然不赴漢三詔結輜牛廬于浮玉山白日輕舉後改爲焦山陳留蔡公邕有贊嗣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坐焦山石室中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穿盤石積四十七年石忽穿乃亦飛去西蜀李公昌齡有序吾老茲山矣願公一言記之余笑曰昔吾鄉米元章愛潤州山水之勝遂以平生所好研山石與山僧易海嶽菴居焉菴在北固山不穀何以易茲亭哉古之高士潁陽桐江其猶鳳



乎當時隱矣而千載侈談絕雲霓負蒼天鏘鏘  
翩翩足增宇宙太和之氣乃知丈夫樹立潛見  
不同同翎千仞哉宋玉有言藩籬之鷄難與料  
高也天澤之鯢難與量大也司馬遷曰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次甫懋之矣不穀好奇之僻差比  
古人乃文翰愧中郎諸君子遠甚次甫奈何有  
于余言哉

### 游峩山記

昔蘇子瞻言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州非  
謂峩山哉余少讀范成大峩山記比長管子建  
初惠余峩山圖欣然神往萬曆甲戌奉

命督學事冬試嘉州僉憲關中南叔後約余同  
遊雪大不果乙亥再試少叅石晉王引瞻脩撰  
富順李元甫使蜀三人雅善訂共游焉乃王李  
奪于公期而余獨往時九月朔日也嘉守鍾玉  
甫別余郭門行三十里至蘇稽渡卽長公讀書  
處也行十餘里憩德山寺望三峩插天雲氣如  
赤珠如白鶴如行人鱗鱗不可名狀讀宋英宗



御制別山碑別山者開山寺僧有經行者懋聖  
積寺登老寶樓覽魏鶴山峩峰真境四字寶赤  
宋僧別山者流有東明沙門年九十擁錫而行  
素與新都楊用脩青城余懋昭游藏二公詞翰  
余爲老僧像贊而出出過解脫橋懋華巖寺讀  
宋紹興碑發泚槃之蘊演勿照之明令人爽然  
至楠木坪樹如寶蓋葱菁十餘里見溪下一石  
類舟人云此普賢船也至大巖石上有陳圖南  
福壽二字石前有流盃也余爲神水贊而去去  
登歌鳳臺卽楚狂隱處也懋中峰寺玩孫思邈  
藥鼎丹竈其形甚古懋牛心寺寺下爲雙龍橋  
兩水分流石梁跨之蓋天成云過梁渡溪懋後  
牛心寺玩唐三藏取經時所遺卓錫非人間物  
國初高僧寶曇圓寂于此或言  
高皇帝同時僧廣濟避居峨山後宮中聞龍躍  
聲詔易前杖莫可考耳由四會亭經南戒名宗  
坊投白水寺宿焉訪唐泚師彈琴處湮滅也有  
鎮南沙門與之語合言師別傳年七十游南海



三十年前種樹千百今鬱鬱蔭此山矣出內江  
學士趙孟靜衣契讀之謂克其心則宰衡吐握  
一代人才可種也洙泗指迹千載人才可種也  
余味其言書短歌寄焉越二日鎮南隨余登頂  
心坡坐筍輿用布懸引而上經息心所大小深  
坑有長老坪差覺平坦喬木千章千雲摩蒼交  
錯糾紛古蘿蔓延下垂人云此普賢線也行至  
鴛店飛岑巒吮過木皮殿上胡孫梯歛霧逢淳  
咫尺莫辨過梅子坡至雷洞坪有禁人語鐵牌  
恐風雷忽震由此轉折八十七盤最上娑羅坪  
蓋有娑羅花云捫石穿林黯黯不見天日巖下  
硯窺多千年積雪冰氣皚皚射人已入天門石  
度天僊橋投光相寺宿焉老僧取水炊飯爲言  
頂有池水無泉脉可給千人炊米數沸中食過  
百沸則心結粉粒反不可食卧必累褥坐必執  
鑑其寒慄異常云越三日沐浴禮普賢大士祈  
冢按察公壽舊有銅鐵錫三殿今存鐵瓦殿云  
有通天沙門年八十薙草闢林表一小刹不下



山五十年自言此山無豺虎草木皆香西域寶  
掌千歲僧也名此爲震旦國第一山四顧遙指  
其近而倚者曰瓦屋羅回其遠而望者曰青城  
玉壘其最見者曰雪山山隴經而火焰葱嶺與諸  
蕃之界俱在縹緲其餘萬山真如培塿青衣洋  
濱三江縈然如匹練使余應接不暇少頃變黼  
雲布兩人復歸禪房有披髮道人衣樹皮不言  
姓名坐風雪年餘余招之來杜口振手意在服  
食咽氣與通天其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長揖別  
去余就枕越四日再登浮雲忽聞太湯吐扶桑  
和如豔陽步覩佛臺有小鳥如鸚鵡依人而來  
鳴曰佛現佛現祝之閃閃成暈青黃紅綠之色  
圍繞數重初見若車輪旣而圓經漸廣跨過山  
足觀者如對鏡惟見己身雖竝立者不見人云  
此普賢身也有鼯鼠亦來親人或言山有雲霞  
氣日映之則光鳥鼠亦忘機者通天飯余禪榻  
授余養身之秘坐更餘一僧報曰聖燈現矣疾  
走現光臺始見其一如火漸至數百時隱時見



僧云徑吹入殿中信手撥之一木葉耳理或有  
焉余就枕越五日又登絕頂日大明如昨一僧  
携枚光石如水晶大者徑三四分就日照之成  
五色如虹霓望七寶臺在深崖與通天別從故  
道下山崇峰懸磴白雲護之渾如銀色世界樹  
間啼猿小者如拳暮宿白水寺有妙境沙門自  
西遊還從師高僧筍峰歷五臺南海道場談之  
津津有味越六日至黑水寺訪八音池每盛夏  
有水人鼓掌則羣蛙鳴其起止俱先一蛙如金  
聲玉振有白玉環探之光潤異常乃千年物管  
晉慧通慧持皆遠公高弟游此遺之耶暮宿老  
寶樓有鑑燈沙門了大藏爲言陰法雲則火宅  
亦涼曜慧日則昏夜可曉儒釋異耶又愛詞翰  
余檢家按察公見南江閣詩文選付焉壯哉司  
馬遷之著作藏名山嚴君平之九州游八也乃  
佐理此山舍此山將何所藏哉鑑燈指龍門洞  
三峨三峨諸勝莫能窮也大都廣圍千里高百  
三十里余得其槃暮宿峨眉眉縣越八日至李二



君書來詢游狀余報曰茲山善畫者莫能圖也  
果右軍之緣續太白之歌勉旃哉以五七言古  
十四章絕句二章復焉越九日登瞻峨樓書作  
記數之蒼蒼澗兮山巖未平之八代也  
陳子曰夾江毛潛賓檢討寄余峨山光景記及  
余游而毛先生捐賓客彼稱道家虛陵洞天佛  
家大光明山止耳至黃帝訪天真皇人于勝峰  
中言君猶神也民猶血氣也民難養而易散氣  
難保而易失吾道何加焉楚狂生以鳳哀幾  
父茲山千仞哉宜有楚人之



二酉園文集卷之十

泗陽陳文燭玉叔著

記

大觀樓記

瓜洲蓋重鎮云其地邊大江積沙爲洲其形如  
瓜自昔張官設驛 高皇帝曾乘巨艘憇焉  
勅有司歲祭江海潮神祠至脩城備倭與揚州  
府並峙自 肅皇帝三十六年城南有望江樓  
久廢同知丘君如嵩脩復從民願也故事參政



至鎮督運財兩三月耳萬曆七年文燭以巡漕  
御史奏留造船 上特旨允焉年餘而樓成太  
學生黃一正蕭周郡學生吳松輩率父老請余  
碑焉且曰荆南以王岳陽以范其以人重乎余  
竊悲二公遇殊而言其大都易地皆然也茲鎮  
當南北之衝而吳越之會也望鍾山而吞長江  
金焦北固種種在日朝暉夕陰風皞雨嘯海氣  
潮聲萬態難窮斯亦宇宙間之大觀哉潤州萬  
歲樓揚州文選樓楚州宴花樓徐州黃樓雖  
昔興廢而視此則隘矣然四州皆用武之地而  
此爲咽喉登斯樓也仰而防未然俯而戒不虞  
矣今 聖天子在上湛恩汪濊封疆大臣揆文  
奮武有司祇承約束道不拾遺百姓安堵余尚  
懼末技游食之民未緣南畝積貯少而風俗侈  
卽有水旱胡以相恤卒然有師旅胡以餽之此  
昔人所漂漂也無事如張綱歐陽脩有事如謝  
安韓世忠咸大造於揚其勲業與山川爭雄是  
在有位乎是在有位乎若棲遲故土之思如仲



宣先憂後樂之懷如希文斯賢豪登覽者所同  
余無容喙矣遂題大觀樓而爲之記

### 逍遙樓記

往讀南華內篇質于家君子家君子曰漆園所  
稱逍遙卽孔子之樂子思之自得孟子之不愧  
不忤而已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竟莊生非達  
者耶後不佞造小樓數椽登而嘆曰大哉九州  
之內六合之外乎乃余藐焉中處矣然榆枋之  
飛鸞鳩也蓬蒿之翔斥鴳也一枝之巢鷦鷯也  
滿腹之飲偃鼠也焉往而不自適哉客有惠顏  
魯公大書逍遙樓者不知在何許遂以名吾樓  
而扁焉史稱清臣風節如嚴霜烈日書法如鐵  
柱又平生所向慕并書以告我後之人登斯樓  
者

### 江閣藏書記

家按察公讀書見南閣上謂小子曰汝知古人  
于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張安世識之唐太  
宗巡行有司請載書以虞世南爲行秘書止之



王仲任過洛陽市見所賣書輒曰誦遂著論衡  
藏逢世欲讀前漢馬親友刺尾紙手抄以漢書  
聞此恢奇多智其家豈有書耶若惠施之五車  
劉歆之七略班孟堅之九流李弘度之四部鄭  
康成之經神房暉遠之經庫李泰和之書麓皇  
士安之書淫杜預之左癖傅昭之學府張華之  
三十乘某述之二萬卷數家者侷死委而埒東  
西觀今吾所藏半焉乃所讀孰與古人多小子  
懋哉夫鄴侯之架在衡之陽三西之藏在辰之  
陽楚書大較富也異代掌故倘求逸於沔之陽  
乎有大人著作在小子何望焉退而作藏書記  
詔我來世

甘露園記

往聞鄭子國東北隅有文杏古檜干雲凌霄其  
下則吉陽何先生讀書處也先生家食時甘露  
團團降古木遂名其園乃先生事肅皇帝朝官  
南京刑部右侍郎勲樹在江淮以講學風海內  
謂王文成良知之說得鄒魯之真傳而文章海



涵地負遠宗臨川近慕晉江偶見不穀之作擊  
節賞之報書先大夫曰公有子而文乎嗣交仲  
子仁仲先生業下世仲子才主先生不死矣屬  
余園記且曰先生意也嗟乎姑射之飲丹丘之  
獻僊掌之承豐草之零木蘭之墜行籍侈談之  
顧先生爲時人儒也甘露蓋休徵哉仲子益以  
名卉佐之奇石有堂曰卮言閣曰綠雲臺曰清  
虛有竹葉居梅花屋翠隱洞芝廈其名勝莫能  
殫述仲子又言世稱名園外構華整而主人中  
不相關今余寓目皆所手植暇則詠歌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昔仲長統愛廣宅背山臨流花木  
周布息四體之役謝眺遊東田累樹菌閣魚戲  
鳥散極四時之樂仲子公理其人玄暉其才乎  
竊多其有古人之致云獨恨先生未及見仲子  
之成如今日及不穀爲公家記也

勅書樓記

臣家有屢朝勅命誥命若干軸有勅諭制策若  
干通建樓寶之恭題曰勅書樓大哉王言如絲



如綸蓋先大夫之意且令來世榮華衮而篤忠  
貞也有客登樓獻圖十二且曰金剝當軒玉虛  
橫牖雪凝朱閣月掛荆樓此前景也旗纛五尋  
學宮萬仞建興迎曙楚望連雲此後景也綠楊  
煙雨翠竹亭臺東沼仁風西城夕照左右景也  
吾子覽勝而樂焉不穀撫然曰文燭自乙丑年  
肅皇帝官廷評十八年矣穆皇帝庚午以江淮  
人溢遣戶部郎中賑饑時督臣議行海運用燭  
守淮安今皇帝改元以輔臣言更儒臣壘書陶  
鑄士林用燭董蜀學政丁丑黃河淤阻運事孔  
艱遣大臣經畧川燭叅漕務三仕急矣至塞上  
命而成先志負負無可言者登斯樓也馳北闕  
而夢南山矣何樂爲客退而周覽四顧景光陸  
離有如客言因憶昭明擅文選之著仲宣興故  
土之懷希文多憂樂之感叔偉望駕鶴之賓其  
樓張楚而四子異踪矣不穀有忠孝之思乎將  
樂斯樓而老焉此聖主之恩也先大夫之遺也  
書作樓記



墨花深處記

余建勅書樓尊制矣復扁先按察公示不肖諸  
作于允宜堂西題曰墨花深處漢太丘長之于  
紀謀晉索幼安之于緜唐蘇許國公之于頴稱  
父子相知未有篇詠如先公者也先公有太極  
硯一斧硯一手自珍贊因置其中而不肖時操  
柔翰宛聞過庭之訓王言絲綸遺草金石願來  
世竝珍之且作忠孝云

雪坡草堂記

郡城之東隅封崇爽塏者惟報恩寺寺西有地  
屹然而峙每遇雪天林丘積素迥異它處人言  
雪坡云去先按察公大業堂財步武耳不穀憇  
焉避暑寺中間誦釋典氣茂三明情迢六入皆  
清涼境也方遭數椽草門圭竇爾海內同志或  
開府于鄂渚鄖西之間或秉憲于荆岳蘄黃之  
藩分俸貲之助成厥盛因憶昔時有林君景思  
者結廬天台傍曰雪巢而揚廷秀賦焉中言厭  
人寰之喧卑薄市門之囂塵八窓夜明萬山失



碧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瑤我室式珠我解俗  
子標門懼點勝槩不穀有心前代揆之又諸公  
誼至高亦楊子所稱霞外雲表矣嚴劍南遺草  
堂之資于襄陽惠買山之錢寧獨一念微向古  
人先之哉遂顏其堂爲雪坡而記之

### 芝英亭記

小子侍先公論字學公曰汝知芝英體乎小子  
曰世稱歐陽詢有楷法張伯英爲草聖李斯不  
篆室虞世南隸弋法也盛哉鏢乎名垂後世  
曰漢時陳遵稱篆書之祖芝英蓋其體云每書  
一出坐上皆驚人稱陳驚坐且六國爭戰潛符  
符信書各異體而芝英其一也乃秦煨滅之漢  
武帝殿前產靈芝三本歌芝房之曲而述芝英  
之書恨曼漉莫傳耳小子曰孟堅最善孟公所  
稱愛客則投轄于井尺牘則人以爲珍使匈奴  
則單于大奇之有列侯誤傳爲遵者坐中震動  
既至而非號曰驚坐或謂其談遠而書未見稱  
也茲異聞也班史逸之何啻珍珠船耶後蘇軾



產芝數本先君草瑞芝賦小子請建芝英亭先  
君笑曰汝異時自爲之偶新一亭因憶孟公高  
妙先君博雅眇然千古矣遂記之而名其亭曰  
芝英

長慶亭記

陳子得片石像五宗之峰而題焉北爲碧玉南  
爲岫嶁東爲日觀西爲蓮花中爲太室平生浪  
游之志半矣方思畢焉卧游神游適茲丘耳向  
長禽慶吾其斯人之徒與扁其亭曰長慶

石山記

陳子園有山石諸君子所惠也蒼翠鱗集岡巒  
龍襄與客登臨而狀焉有言帝臺若棋月林若  
鏡雲岫如複松風如響者是古之奇也余嘆曰  
無論徼外高嶠神州大塊卽名園中芥子耳因  
憶平泉之醒石李德裕栗里之醉石陶淵明鬱林之  
廉石韓愈復道坊之盤石白居易海嶽菴之研石蘇軾  
今何有也而五君德業文章磊磊磷磷在三丘  
五宗間片石之名存于天壤非攻玉者耶余意



宅山矣

陳氏先塋記

吾陳世家江北其上門蓋義民公宅云墓在宅  
之後其西近義民公者高年公墓也近高年公  
者竹塢公墓也靜軒公墓在三角坑承德公墓  
在蘇阡有勅贈坊子孫自義民公出者幾百人  
世以科第顯彬彬盛矣其彥昇公之墓傳葬于  
門今獨中順公墓在耳且義民公墓東纒纒  
于塚篁仲明公而下多在上門乎俱不可考  
往小子修譜時曾詢中議公敬啟良久中議公  
下世小子拓和居而新之東闢神道濶一丈深  
三丈餘又以達塋所往祭掃時披荆棘出入他  
道又牧童採樵其上中議公與諸父諸兄弟築  
墻而垣之小子捐俸金百兩建一石坊題曰陳  
氏先塋蓋中議公之意也夫古者不封不樹過  
墓則式去國哭墓而後行滕公顯白日之銘揚  
震立大鳥之象曹氏開阡于京兆淮陰旁置乎  
萬家中古以還重丘墓若此陳爲文獻世家尚



不盡識其先世之藏也它何以責焉余懼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記而表著焉韓魏公有言  
謹家譜而不忘先塋孝之至也吾日有望於後  
之賢者

### 玉沙草堂記

江北古城昔時玉沙縣也水經有白沙水自江  
口入沔湧玉泉在城之北憲使柯公喬嘗在古  
城詢父老以泉莫得也乃城濠即泉地乎余改  
爲湧玉陂而結廬于古城之內且地號上門東  
號下門吾陳世家焉永樂間鄉進士平博士父  
子所居先中順公時遊焉嘉靖間屬之翰林學  
士章公先中議公時遊焉崇岡峻嶺茂林修竹  
蓋郡城之孤秀也萬曆間屬之小子無論二氏  
之亭榭鞠爲荒草即崇者卑峻者夷茂修者剪  
矣小子易數家地拓而爲園且復古路中榜其  
堂曰讀書館曰懷陸閣曰溪山深秀亭曰翛然  
各有小記後爲亭者二左仍平之亭曰翠雨董  
述夫書右仍童之亭曰來嘯張伯起書亦以四



五公之風猷尚在山岫水曲之間也或謂園秀  
而野品而確未有傳乎余笑用茲地堵而雉雉  
而城城而阡陌天地山川有易也而况園乎昔  
人等園爲主而主者客也即有之千百年間視  
二氏俱客耳而况名乎吾爲吾園而已題爲玉  
沙草堂而記之

環玉亭記

往入蜀過鹽亭宋文學士與可故里也夜夢一  
老僧持萬竿圖示余曰此文公直筆也余隨夢  
蒼翠濕衣老僧曰願公一詩易之余愧遜良久  
老僧曰公名異代高與可矣覺而夢乎有是哉  
余補官南歸復有西蜀之命從子汝陞建環玉  
亭于塢上余坐之宛如夢中所見善繪者莫能  
圖也因謂從子曰君子比德于玉而知竹之同  
于玉乎玉之溫潤而澤是金風帶雨者玉之緝  
密以栗是負雪柄霜者太液之叢生廉而不穢  
也嬋娟之蔭修垂之如墜也嶠谷之管遷亭之  
簫其叩之清以越乎化而爲龍變而爲蛇其瑕



瑜不相掩乎故武公之德子猷之詠中散之賢  
太白之逸何嘗不賴此君而自玉哉亭名環玉  
蓋有砥礪之功云從子起謝曰君子貴玉而賤  
珉祇哉象德明訓遠矣請書之以誨來世因憶  
川淵有文行于世余何敢望其萬一乃老僧談  
真夢中語耳附載之以俟賞音之士

考槃草堂記

此義民公故居也天順間輸粟賑饑荷明旨旌  
焉公情而好施名與允中順公並別號考槃家  
江北土門其子高年公生竹塢靜慈承德三公

蓋地靈云正德間允弟徙下門又中順公故居  
也二公墳墓各在故居之後嘉靖間按察公同  
小子徙復中光祿允仍下門隆慶間小子闢草  
堂而新焉夫公一布衣優游江漢在澗而寬  
在阿而適在陸而軸詩言考槃樂可知也且士  
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  
墓鄉里稱善人足矣馬少游言爲我乎而公隱  
德昌後可當碩人之詠題曰考槃草堂并告吾



陳氏之世守者人之精神  
莫碑聖德善人與文訓必  
而公

### 河陽州脩學碑

學宮在郡城東北之中環水而城岷之江嶓之  
漢逶迤千里會焉休風顛氣代鍾名哲記脩學  
者在成化則黎文僖公正德則魯文恪公嘉華  
則傅司徒公詳哉其言之也後袁公福徵請起  
于先按察公而不果文也萬曆八年郡守史公  
奉命蒞河顧瞻廟貌存傾圮者明年政通人  
和蠶吉興事州判朱君耀承委勤力慮材鳩傭  
各捐俸助之自禮殿兩廡戟門櫺星門敬一亭  
名宦鄉賢祠以至牲庖齋所廩庫泮池煥然斧  
藻七閏月而繕完公率諸生告成事觀者如堵  
不佞謂魯人歌泮水以頌僖公漢時觀橋門者  
以萬計千載而下且暮遇也史公興學蓋循吏  
云學正徐君應宿訓導呂君蒞王君冲命諸生  
劉完陳宗器輩謁不佞碑焉憶侍先按察公論  
學公曰二三子知孔門之學乎當時農山之遊



閒居之侍于山則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于賜  
則曰辨哉士乎仙仙者乎于回則曰美哉德乎  
姚姚者乎于參則曰道以明德德以尊道可語  
王道乎它如金人之銘欹器之說嬰圃之射蜡  
賓之與慎言持蒲志三代之英乎顏子沒而曾  
子唯一貫矣曾子沒而孟子承三聖矣彼稱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吾友  
謙之謂其直指本體所唯不虛即賢于堯舜之  
賢堯舜未易賢也麒麟于走獸鳳凰于飛鳥不  
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柰何求諸  
見也後世談口衆而道日晦不過于羽之容宰  
我之辭桓文之事管晏之功止耳下則鄉原之  
媚左丘明之所耻也洗心者非乎語曰丹之所  
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處者焉二三  
子生長江漢處學宮矣脩學者尚節以丹漆而  
乃無洗濯之功如藏脩何不佞跪而受命終身  
誦焉謙之者鄒東廓先生也良知之學得諸陽  
明王先生沿濂洛關閩而達洙泗者紹聞德音



告我同志倡明正學以光山澤庶無負郡守公  
之教哉注之永矣不可方思漢之廣矣不可詠  
思郡守公之謂也公名自止浙江餘姚人

重脩黃蓬山靈福觀碑

沔古竟陵地東南一山曰黃蓬去州二百里岡  
阜隱見若瓜蔓其峯三百餘江漢之靈延綿環  
結蓋福地云山間有觀名曰靈福不知創自何  
代觀鐵鑪石篆其在周秦乎郡人檢討劉公琢  
賦十二景其子進士公深作脩觀文以十二詩  
刻于碑之陰先中議公思與小子同遊一詠其  
繁以續劉氏父子之盛乃中議公竟不果也今  
小子卜石靈山庄始一至之吾友劉君完李君  
孟時携酒以從登後古城時天甚暑觀有古井  
水寒而耳汲之可瑩心消渴覽其殿宇霞駭雲  
蔚李君曰此吾先處士某所脩虛石以待名筆  
劉君曰願子一言以配先公余高爾君之誼安  
敢以不文辭余聞海上三山蓋有蓬萊方丈瀛  
洲而姑射之中蒙穀之上多金銀宮闕其間羽



衣黃冠御風飲露乘雲馭龍光日月而載星辰  
者何限乎茲觀視之真太倉一粒耳然道之周  
流宇宙猶血脉之貫指掌也廣成子所談柱下  
史所論河上公所著鴻寶萬畢所錄咸云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無視無聽玄之又玄大都與吾儒之靜佛氏之  
空有同歸焉夫脩潔而飾者慕道之象也刻神  
而一者守道之真也余嘉李處士新其象而欲  
閭巷之人脩其真也故與二君言之頗詳若夫  
丹竈石髓金膏玉液練色蟬脫稱長生不老則  
余敢盡知哉道士聞余言請書諸石俾二劉公  
之詩文處士之一念與茲山並永也哉

重脩黃蓬山崇鳴寺碑

黃蓬有崇鳴古寺與靈福觀並吾友李子孟時  
以禱嗣應脩觀音閣屬余爲記蓋谷神休云後  
余游山寺問前代碑無有也門人王子之翼丘  
墓在茲山去寺里許王子嘗廬墓請曰李子願  
得先生言以鎮茲山可乎陳子登香山周覽四



顧見大江自岷峨而下泝洄數千里又隔江羣  
峯邈迤其駮駮者赤壁山乃周公瑾破曹處蘇  
長公以黃州當之古稱戰場非耶即友諒漁子  
弄兵湖上至歸真主驅爵之鷓鴣魚之獺耳然  
王圖伯畧方蒙矢石橫草之功一敗塗地今蕭  
寺獨存豈淨土樂界若存若亡不生不滅與江  
山爭勝耶故行不捨之檀而施羣有矣唱無絃  
之慈而澤萬物矣演勿照之明而鑒沙界矣導  
知機之權而濟塵劫矣正法旣泯象教始倡而  
頽壞莫振則三十七品胡以內之九十六種胡  
以外之李子新象教而振法門諸僧飛錫耶掛  
錫耶諸僧曰吾皆住而非行游者余聞戒定與  
慧無分行住因聲而悟因緣而覺何莫非教耶  
諸僧羅拜謝曰公言苦海慈航昏衢巨燭矣李  
王二子撫然曰此吾黨所當知寧獨誨登彼岸  
哉遂勒石爲山寺記

二酉園文集卷之十終



二酉園文集卷之十一

汧陽陳文燭玉叔著

碑

重脩龍興寺碑

淮安城西清風門內有龍興寺凡郡吏拜

闕祝

聖壽往焉寺創自西晉泰始間為里人夏寬氏  
所施唐宋及元命住持掌之頒帛給田咸有恩  
澤詳在廬陵學士陳公記中碑樹于大明成化



初後至正德辛未遭火毀廢一空有僧明來號  
天竺募化脩之造大殿九間鑄佛三尊煥然新  
矣余會明來爲余言游天下名山者半貌古撲  
誓苦行故能動衆而成大工也又以余與一二  
友人論文談道於其上索余記之嗟乎色相有  
無之間余安能知爾教哉大都無有可捨而後  
能達有之源無空可住而後能知空之本法本  
不生因心而起卽棟宇之新固起于一念耳由  
是達五蘊除六塵會無生之精成無礙之慈何  
嘗舍方寸以超三界哉故曰佛者明之而見性  
儒者盡之而知性其心一而已矣于是明來率  
諸僧羅拜誓肯若會余言者請書諸石而施財  
姓名悉載碑陰

漢源母祠碑

漢源母淮陰人余游淮間源家處淮父老不知  
也城西閭外有母祠余低徊嗣下不能去云秦  
失其鹿天下共逐獲于黃漢多詐信功方信釣  
于城下母勸勿然飯信如家人莫亦知秦之當



廢漢之當與非此人不可待哀而進食即當時  
止嬰勿王勉陵事漢如陳王之母班生高其推  
事理而探禍福也此何讓焉無論侮信擒信至  
教以反者即高皇帝蕭相國奇而用之尚難終  
始何異亭長婦晨炊蓐食哉且母言大丈夫不  
能自食而食之豈望報乎乃假王自請夷滅宗  
族信之望與漢之報又何懸也獨母訓深遠矣  
淮城春秋製信祠母祠缺焉余謂信九原懷千  
金報有大不安者移檄學宮如信祀僉曰可作  
迎送二曲勒諸石俾淮人習歌而祀之其辭曰  
赤龍起兮雲隨王孫游兮曾饑芳草萋兮  
永思佩續紛兮格于專祠右迎神  
炮牲薦兮于醢椒漿奠兮于壘嗟進食兮  
若待羗不忘兮同茲淮海右送神

柳將軍廟碑

隆慶辛未夏五月淮泗大溢黎民昏墊秋八月  
水復溢環城不消士民告余曰水神有柳將軍  
者宜祀之余檄山陽令具主設牲同教官博士



弟子禱于淮之濱水夜退尺許士民神之告余  
曰將軍捍水患宜廟祀之乃命經歷李鳳鳴  
地城西之南河爲殿三間甬將軍貌大門左右  
室各三經歷善于董事數月乃成請余記之憶  
米芾在宋哲宗時守山陽史稱其治民有道不  
事淫祠賦詩止禱米襄陽人與余鄰其詞翰在  
當年蘇黃間平生所嚮慕又後先守茲土其行  
事胡相遠顧從民而禱從民而祠惟民是便惟  
神休是賴至否德罔克拜變愧元章爲多若前  
軍者何可弗祀也因記于碑俾禱水旱者觀焉

### 海州脩學碑

海州邊海而城隸于淮鄰于鄒魯境內有山孔  
子嘗登其上豈其歷聘莫遇欲浮于海與當時  
王道微缺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故百世廟祀不  
絕云海之有學肇造于唐貞觀間若漢蕭望之  
匡衡皆經術知名之士則漢已有學莫可詳耳  
乃脩學在元至大辛亥有魏君榮  
明成化辛卯有陶君文熙弘治壬子有陳君廷



珪至于今令名焉嘉靖來  
先皇帝頒敬一箴于東海上此脩學一會也而  
有司莫之能舉奈何日傾敝也隆慶庚午余甫  
至淮移檄前守周君世臣脩之凡大成殿東西  
廡戟門櫺星門拜堂齋諸處用帑金規畫措置  
明年仁和鄭君復亨以文學飭吏事煥然易故  
復爲肄業數十舍意益弘遠矣余觀漢承秦絕  
學之後師異道人異論一二儒者上書以爲諸  
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進而士多以經術顯今士誦法孔子其道大明  
反不逮漢何哉夫觀于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  
之門者難爲言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旨哉孟氏  
之言有本也苟爲無本卽日游于聖人之門亦  
朽木糞墻不可雕朽耳又安望興起于百世之  
後如前所稱經術士也是不大有負于學宮哉  
茲役也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費約而  
工集成可大書于是訓導馬奇易仕率諸生來  
請紀學事而同知郭惟遠判官劉縉吏目蔡學



範復鏡于石  
崇正書院碑  
清和縣濱淮水舊無城郭亦無書院西北隅有  
淫祠知縣張君維誠欲毀而新之移檄于府余  
壯而許焉乃構室治垣中爲明道堂左右齋有  
十其地廣二十五丈深倍十丈閱月乃成扁曰  
崇正書院教官沈栢桂集安率二三子請余序  
言嗟乎道也者所繇以適于治也三代以來若  
大路然其後天下眊亂至尼父子與寢明寢昌  
非但楊墨塞路始欲正人心以闢之當洙泗之  
間惓惓于脩慝辨惑崇德之旨卽夷惠不由桓  
文不道蓋思及于正也漢之醇儒莫如董子其  
言按春秋一元之文而以王道之端歸之于正  
又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可謂知其所崇矣  
今士習大壞計功謀利多邪枉之途如漢之孝  
弟力田賢良方正胡可得也夫以隋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乃以吾心之正而使邪氣



奸于其間顧不怪焉何哉諸生既取仲舒之語以名其堂且日游焉余述其言而極論之亦願諸生加之意而已因書而勒諸石

河清書院碑

嘉靖隆慶間黃河屢決下邳同于陸漕舟淤阻

世宗

穆宗先後遣大臣導之入于海邳州刺史許君六經工成之後興學造士闢爲書院扁曰河清諸生以爲義舉也向余請記嗟乎黃河蓋自古

爲中國患云源始昆崙在絕域萬餘里余過龍

門慨然詢禹之遺烈焉南華陰東底柱而北九

河何其順也諸生日游河清書院卽思所謂清

者足矣且性猶水也道之則濁順之則清今仁

義之談日甚孔子之道大明已無異端甚于洪

水者乃經術吏治勿論隆古顧不逮兩漢何哉

亦無未窮源而自失其性耳昔之聖賢卜居海

濱以待天下之清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罔不臣服

登極以來屢下賢良方正之詔諸生多茂才異  
等藏脩效用又何可自負于時也語曰俟河之  
清大壽幾何君子蓋嘆遭際之不偶云書院地  
廣若干深若干垣舍若干多刺史捐俸所創而  
系名以河系河以清意益闕遠莫窺矣

宋諫議田公祠碑

田公諱錫字表聖蜀之洪雅人直聲動天下宋  
時繪公之像就學宮祀焉邑尉孫長民有記元  
省邑入夾江學廢而碑亦湮滅云國初成化仍  
祀于學正德丁丑御史盧公雍按蜀肇祠于九  
勝山下邑人御史張公鵬有記嘉隆之際傾圮  
幾廢余奉 璽書課士于嘉州刻公遺草下新  
祠之檄知縣聞道立雅意脩緝審曲面勢墜茨  
績椽堂舍巋然矣乞余書麗牲之石嗟乎若公  
何可弗彰也往蘇文忠公序其集謂公古之遺  
直也盡言不諱自敵以下受之難堪况人主乎  
范文正公銘其墓謂公天下之正人也昔三代



有諫臣故教化盛而歷年久公不盡用于太宗  
真宗之朝豈天獨厚于古與司馬溫公書神道  
碑陰謂公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之治信  
如三公言則公名其天壤乎又何患弗彰也考  
公立朝章疏凡五十上自謂諫職宜爾悉焚之  
厯存十餘篇咸關國體者中云聖人廣德不務  
疆土卽得夷地此獲石田者耳今諫官不聞廷  
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紀言動豈朝  
廷美事乎當時優詔褒答其後言邊事頗詳夫  
動靜不可妄舉安危不可輕議在選將用謀  
奏報之虛實察左右之蒙蔽而已深憂匈奴有  
輕中國之志趙普李沆聞而避之于載而下使  
人發汗沾衣寧獨悲于宋也昔主父偃奏賈誼  
之策魏相條晁錯之對後有謁公祠而思奪善  
公言而效之君者茲舉其倡之哉茲舉其倡之  
哉因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詞曰  
憶瓊佩於咸平兮當宋之中季旣練要以倚姱  
兮諫垣之是寄羗敷衽以陳辭兮恒朝詳而夕



替知寒暑之爲忠兮不量鑿而正柄新祠宇以  
妥神兮况舊鄉其勝地皇剡剡其揚靈兮實人  
心之共繫奠桂酒與椒漿兮勵忠臣于永世冀  
迴翔于杳冥兮與河山而並麗

重脩崇仁祠碑

歲革除己卯

文皇帝內靖師促草詔天合方孝孺等死之兵  
部右侍郎胡子昭與馬公嘉定之榮縣人字仲  
常師方先生而死同其時蓋異數云自是天下

諱言之二百餘年里人始祀公扁曰崇仁祠督  
學陳公鑿有記余至嘉定榮縣令王建元新厥  
祠同教官石磐陳時敏率諸生請余碑焉嗟乎  
孔子于令尹子文則忠之于陳文子則清之于  
夷齊比干則仁之馬遷氏以爲得夫子而名益  
彰者卽公痛哭入朝咄咄大義斯亦叩馬之諫  
矣餓死剖心何怨耶又其弟僉事志遠負母逃  
去其女金奴沒爲宮婢而乞歸皆成公之志者  
求仁而得仁非耶余爲迎送神山書麗牲之石



其辭曰

報主果烈兮千秋一時三江襟帶兮公其

歸斯

悠悠滎水兮注于孤城公名疏遠兮愧彼

馮生

脩都江堰碑

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

大渡河南過于汶歷于灌堰在江中流爲二有

南河者會新津有寶航口者流爲三至于漢

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灌口堰外低而寬堰內

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秦守李公冰司馬

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夫李公之功且云渠

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宋元

堰法漸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普鑄鐵牛詳在僉

昭代以來屢脩屢圯嘉靖間復鑄鐵牛詳在僉

事陳公鏊記中其銘曰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

尋牛趾堰堤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諸堰豐渟

稱高低脩減水真名言云萬曆乙亥江大溢堰



盡堰成都知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奇熊列狀  
脩復巡撫都御史曾公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  
念巡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鐵柱命尋半  
趾而濬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隄  
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鐵柱每柱長丈餘共用  
鐵三萬餘觔又樹柱以石護岸以木水遇重則  
力分安流則堰固大都倣古云水利僉事杜公  
詩悉心區畫始萬曆三年十一月越四年三月  
壬戌費金三百灌漑千里民咸歌頌御史公適  
還朝復按茲地左布政使袁公隨右布政使潘  
公允端按察使劉公庠叅政蔡公汝賢秦公淦  
副使王公原相僉事甄公敬共觀厥成燭聞而  
嘆曰蜀稱天府號陸海豈謂沃野不在人耶秦  
法作渠與井田竝太史公論禹廝二渠以引河  
其來舊矣如西門豹引漳水鄭當時引渭水足  
利于國中原變遷間殫爲河法多湮滅惟李公  
之堰幸存于蜀乃二三公脩之俾古人遺意千  
載如新尚永賴哉今天下事鑿者創新論怠者



失故道及其不支諉曰天也沉璧負薪何益焉  
假令人皆師古則行山表木之勲至今存耳寧  
獨一堰哉余益嘆二三公經世之智云曾公名  
省吾羅公名瑤俱楚人郭公名莊關中人觀者  
考焉汶川知縣趙汝誼蒲江知縣余崇有勞于  
堰者餘載諸碑陰

建武所崇報祠碑

崇報祠者像都御史曾公而思報者也按祭法  
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乃生祠  
非古也其因功而繫之思乎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此何可已焉都蠻蓋古西南夷  
危巢鬼谷丘陵曼衍素患中土而于今无甚往  
往焚我宮室剔我士女掠我旄倪高琪慶鈞長  
興之民日不堪命將胥衣冠之俗而附雕題之  
長矣昔天順成化時十八萬征之而不克嘉靖  
隆慶間數十年撫之而未寧安所決策哉萬曆  
改元曾公撫蜀上書其略曰 聖明御極殊方  
絕域重譯納貢喁喁然嚮風慕義無如蠻之負



固者臣愚以爲剿之便總兵劉顯善用兵橫被  
口語願明主彰使過之仁書奏上俞允之公  
奮然秉鉞歲癸酉三月如敘誓師曰

天子以蠻敷虐于爾百姓剿絕其命余恭行天  
罰嗟爾有衆勗焉時土漢兵十四萬公以意授  
顯顯以身先士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遂誘  
縛酋阿苟等五月一日至凌霄寨拔之六月十  
八日夜斬酋阿墨等至都都寨拔之時阿二方  
二守九絲又阿大阻鷄冠嶺九月九日乘蠻被  
斬關而入至九絲寨拔之其小寨以百數斬  
自以萬數坏地四百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二面  
凱聞上悅而告廟百官稱賀晉公右副都御  
史蔭一子大學生總兵顯而下論功行賞始張  
官設學列雉爲城上命曰建武所詳在大學士  
前克陳公碑中嗟乎漢通西南夷蜀父老不便  
也司馬長卿詰難之其言至今不廢云彼稱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有不浸潤于澤者聖君耻之  
而况蠻爲大患如今日者乎卽夜郎一線三年



未竟今功成數月耳人多言征蠻不便者假令  
拘文牽俗如向來撫議真以湯止沸抱薪救火  
耳烏能成功哉公昔尹富順往來敘南蠻在目  
中矣又元輔荊州張公素知公才主上問公  
何如人推心委任置顯謗書不問公倚之如長  
城操之如嬰兒得其死力以報國兵法曰有必  
勝之將無必勝之民今觀之允信讀公宗功一  
記不自有其功意深遠矣越三年召公兵部侍  
郎蜀人建祠于新城若于楹額曰崇報深山窮  
谷龐眉皓髮之夫感泣不能去以爲拯已于水  
火之中也三代之兵若時雨公宜永祀茲土哉  
叅政李君江陳君大壯叅議楊君一桂僉事羅  
君向辰命燭伐石紀焉燭謂公之功無論太常  
所書卽百世口碑焉又四君皆佐公有勞者不  
具論獨論其大者如此公名省吾字三甫郢中  
人嘉靖丙辰進士

敘州府建學碑

余嘗登峨眉山其靈秀由馬湖至于敘蓋有少



峨山云去府治四十里又延爲翠屏山則益近而凝結在城之中每一登覽北枕梁山南拱七星左右在東塔等山而馬湖川江之水合流而東真俯瞰其盛哉卽今學地也國初建爲敘南衛成化初改建藩府亦未就封而府縣舊學僻在一隅敘之人士久議遷云萬曆乙亥維揚陳公守敘以九絲功成擢叅政仍知郡事始決其議會余試士過敘南昌楊公一桂分鎮敘南雅意作人又力贊之乃倣姑蘇學慶之制合三學而爲一中爲文廟左爲府學右爲縣學其明倫堂各一其致道堂共爲五楹凡啓聖祠櫺星戟門泮池射圃衙宇齋房如制區畫方廣四百餘丈繚以闌垣後培土爲山植以松栢鬱若蟠龍焉工始于乙亥十月成于丙子八月是年舉于鄉者四人陳公謂余董學事際厥盛也屬余記之嗟乎三代之時鄉射飲酒養老合樂勞農訊獄飲至獻馘之事咸在學宮而籩豆簠簋之器鐘鼓管絃之節乃其禮樂粲然明備正以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  
莫不有中道焉惟以復其中而已當時深泗之  
間所稱文學之士如游夏諸人咸以致身為忠  
竭力爲孝愛人爲心易使爲職曷嘗不文之以  
禮樂而外倫以爲學乎我 國家郡邑建學二  
百年來涵儒道化今 上中興留意治本又用  
輔臣之議將憲臣 爾書更新毅然三代之上  
卽蜀在一隅尊崇孔氏人文丕變幾于西南齊  
魯矣竊謂文盛而敝豈惟鑿古昔哉視弘德間  
遠矣爾功利者託之乎能爾實則格晏之術

談空寂者託之乎奇而實則佛老之談也董仲  
舒有言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誼也諸不在孔子之科者皆絕勿進今乃以  
孔門所不道者慕而爲之此何說焉不獨蜀士  
爾也賈誼有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  
道類非俗吏之所能也而俗吏之所務在于刀  
筆筐篋卽郡守新學移易風俗舉古循良之政  
而游于學者果能舍舊圖新易偏至中俾彝倫



攸叙達可見之于行庶無負于茲學無愧于山  
靈哉傳曰自新新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不佞  
交有望焉是舉也巡撫都御史曾公省吾羅公  
瑤巡按御史郭公莊何公汝成後先同議叅政  
李公江僉憲羅公向辰捐金協助同知曾君可  
耕通判朱君克推官吉君可久知縣許君一德  
營度爲勞經歷陳鉞照磨李孟雷知事何銓檢  
校王汝慎主簿汪慶典史黃瑄趨事益勤學旣  
成法皆得書而輸金督工員役咸具于碑陰

內方章先生傳

先生諱承敘字士疇沔陽人也始祖自隨徙沔  
而沔南有內方山因號內方山人海內學士大  
天稱內方先生云往太守公諱旭者生先生有  
異質雙目爛爛不類凡兒八歲時過日成誦爲  
文數千言立就先生少失母其繼張太恭人性  
嚴先生事之最孝年十二賦行路難以見志太



守公覽而大呼曰兒爲古文辭乎里中一二長老以爲王勃李邕後出也太守公以戶部郎出守兗州坐正直忤魯藩逮繫詔獄先生與之比其辯論諸疏卓悉出先生手而太守公得調桂林未幾太守公歸而先生亦歸大梁李公濂守沔國朝之文在弘德間李公夢陽何公景明爲之一變而李公與獻吉仲默交羅號中州才子見先生奇之而先生樂從焉時家按察公以童子亦受知于李公先生益下惟讀楚詞文選及六朝文咀其英粹故含芳擢藻若夏雲秋水不可方物時正德己卯甬川張公邦奇督學又奇先生文嘆曰真楚才乎薦于監察毛公伯溫以詩經舉鄉試第二兩公尚恨先生不第一也明年庚辰中會試值

肅皇帝繼統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茶陵張公治蒲圻廖公道南號楚三才而先生尤俊逸不羣試輒冠同館而同館敬服人人自以爲不如也方楊文忠公廷和楊文襄公一清後先入相雅



重先生後永嘉張公孚敬議禮登相援引新進  
館閣之士附之如蟻結之如蟻噉脊背憎汲汲  
如狂而先生閉門守玄意澹如也乙未分校會  
試所推轂多名士若太學士郭公朴祭酒敖公  
銑尤表表焉壬辰公補國子監司業

上方更化而祭酒又關中呂公聘倡明正學先  
生佐之留意教化呂公教主嚴如泰山喬嶽壁  
立萬仞而先生兼用寬如和風慶雲令人景慕  
環橋門而觀聽者以萬計前此未有也先時先

生脩

列聖實訓實錄及會典諸書進先生左春坊左  
庶子兼翰林院侍講仍攝國學歲庚子先生主  
順天鄉試得劉一麟等一百三十六人其程文典  
麗學者式焉壬寅止疏省封樹  
肅皇帝俞允命馳驛以行蓋異典焉先生歸與  
親知倘佯江湖放歌命酌里門來親就先生者  
日衆先生油油然與之偕而無間人言魯文恪  
公鐸居鄉純謹至比先生云無何先生病且卒



主上聞而憐之遣官諭祭嗟乎先生周旋詞林  
二十餘年往聞然與之習而無聞入言曾文公  
上御經筵先生講立政諸篇倦倦于用正人端  
木又聲如洪鐘徹殿庭蓋其與無異也上禮  
上喜動顏色賜飛魚服而中貴人往往走問童  
先生不休蓋大拜之兆也時故相貴溪夏公言  
忌先生才又學士多遺貴溪公金得美遷先生  
笑曰何可爲此耶遂甘心不調而奉使不唐落  
唐王慕先生名厚幣請先生又不應別時一物  
不受其節槩如此世俗所難先生尤其細者先  
生早慧英敏天骨秀朗緩頰而談傾其坐人平  
生好藏書又好藏古今名畫法帖每一屬文筆  
端風起如掀雷抉電又如江河東注其詩文多  
不存藁多口授使者在先生不經意而得者實  
之大都出入漢魏六朝自成一家言其字畫適  
逸秀媚置趙文敏真蹟中莫辨也先生少悅紛  
華之習及至中年刊落殆盡嘗寓書大梁李公  
曰往者觀書如端冕聽古樂惟恐卧耳近稍知



紬繹容有感通之地爲文章於事實近稍擺脫  
容有獨出之意豈犬馬齒長故蓬心漸開邪抑  
數年憂鬱將有所激昂邪李公會出示余今集  
中無有也所著沔陽志得遷固法海內名志如  
康德涵撰武功王敬夫撰鄠縣及先生而三也  
先生有甥王給事願屬余定先生集而余爲先  
生從壻知先生孝友多馴行與子守履收先生  
文十僅一二自足名世今梓郢上者多應酬作  
有家按察公序余小子尚卒卒未定也先生沒  
且久始祀學宮余列其遺事獨幸論先生者定  
也夫又曰世間

陳子曰西蜀楊用脩不可一世士而獨善童先  
生多往來翰墨廖學士撰楚紀稱先生學登大  
雅其國之良史乎乃觀郡乘尤信家按察公每  
言先生樂善忘勢汲引後進如渴乃天年不永  
相業未就卽文章亦不盡傳何哉語曰造化忌  
名乃先生名赫赫江漢恐造化莫奪矣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傳

洞庭漁人



洞庭漁人者楚華容人也姓孫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家洞庭湖上自號漁人海內多稱漁人云生有異質頴記殊絕年五歲隨父副使繼芳公入京師過興隆寺見羣兒講藝卽低回不能去而副使公與信陽何仲默善得遍交諸名流如亳州薛公采閩中鄭善夫西蜀楊用脩見漁人詩賦大奇之每一而試萬言立就徃徃嘉嘆以去又同邑周子賢黃岡王稚欽隋州顏惟喬復延譽于公卿間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壬午關中許伯誠來視楚學得漁人卷嘆曰楚才楚才時漁人方少俊諸生莫及也戊子舉于鄉屢試禮部不第然詩文日益有名辛丑遭副使公喪哀幾損目得神人秘方始愈年三十有八遂絕意世故時徃來洞庭煙水間且曰屈平放逐始賦離騷馬遷被刑斯成史記我今窮愁當著書藏名山耳何僕僕自苦也乃賦七游著遜言十七篇語多垂訓者又以明典文體至弘德之際北地李獻吉力于復古漁人私心慕



馬又習聞何先生論是以文章命意脩詞爾雅  
不羣有史漢之風至詩律法杜甫長歌在唐初  
四子問尤號雄放莫可窺際古體多宗梁齊蓋  
袞然大家云日坐玄石山堂誦讀不休絕跡公  
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不見人呼進士公不  
應呼漁人則應時時爲登臨計酒酣擊缶而歌  
嗚嗚甚驩也自經史子籍老莊浮屠言外凡  
國朝典故遠方謠俗與名臣事蹟如指諸掌又  
于時事談說奇中其通敏若此而志狀則言漁  
人性純厚孝友不妄取予憐才如渴凡經指授  
者多爲名士聞人有善無問識不識率擊節獎  
與卽不能表揚亦爲詩文傳焉所著有洞庭漁  
人集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洞玄誌三卷宋元  
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卷 岳州誌三十卷孫氏  
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  
國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本五卷藏于家漁  
人才瞻學博志在用世行誼至高潔竟偃蹇自  
廢年五十死斯足悲矣漁人有二子斯億斯傳



能世其家學

陳生曰余泛洞庭湖蓋汪洋大也時漁人已下  
世吊其墓讀喬景叔所爲墓碑謂霍文敏公  
欲以誥勅事薦漁人漁人謝絕乃已今所著書  
有太史才安論遇不遇也斯億與余善余知漁  
人頗詳令後世有述焉

金堂曾公傳

余讀太史公傳循吏謂奉職循吏理可稱良焉  
以爲易耳及守淮陰脩郡志見賢令無幾今觀  
曾公在蜀有兩漢風作金堂令傳

公諱遜字克讓別號東莊楚之安陸州人也公  
性最剛正由正德辛未之官及嘉靖戊寅解去  
業八年矣左右莫能窺其意有神明之領先時  
遠畔逋賦不受約束長捕一人逮繫之公曰何  
苦黔首也榜諭諸鄉如期呼集又戶給稅帖勻  
籥有稽無因緣爲奸者民使之歲大旱當路催  
科急公曰何忍敲朴也每素衣草履徒拜而禱  
天乃雨又脩濟留倉積穀數千石巡行郊野勸



農力田雖雨亦往時課諸生以孝弟不專于文  
藝而公之自處清約如諸生獨以直忤當路當  
路巧誣之遂浩然歸百姓遮道泣焉囊無一錢  
可以買舟而任內因公住俸得數十石上官憐  
而與之行至荊州阻雪用盡歸甚窘公語親知  
曰吾做官教得一孫幸矣蓋指少叅公璠少叅  
公長者每言及公輒泣下余猶得而記之諸生  
祀公于學宮者四十餘年至歲乙丑公有專祠  
又十餘年而都御史省吾公之曾孫也來撫蜀  
始買祀田新厥祠

陳生曰曾公眞清白吏公後顯人言有天道假  
令公後如古孫叔敖則清吏有餘名公何所藉  
哉



西園公集卷之十一

雪用

詩

教得一係幸矣

今夕發古氣壯楚門

刺坐日會公其謝自史公

故買歸田滿颯





